

藍 曼

坦克奔馳



坦 克 奔 驰
藍 曼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北 京

装帧、插图：华克雄

坦克奔驰

书号 1838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8}$ 插页 4

1965年5月北京第1版 196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200册 定价(4) 0.4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目 次

第一章 学步

- 一 走下火綫…………… 1
- 二 赶車的大伯…………… 7
- 三 坦克在哪里…………… 14
- 四 第一輛坦克的来历…………… 20
- 五 在大娘家里…………… 28
- 六 当众学步…………… 37

第二章 初試

- 一 在风沙中…………… 45
- 二 牛車上陣…………… 52
- 三 坦克过壕的时候…………… 57
- 四 在篝火边…………… 63
- 五 重見大伯…………… 68

第三章 战斗

- 一 黎明的战斗…………… 74

二	雪地靜悄悄	81
三	奔往前綫	88
四	手足相連	95

第四章 進軍

一	進軍，進軍	101
二	醫生，輕點擦	106
三	雪花飄揚	112
四	在休息中	119
五	关于未來	125
六	走進沈陽	130
七	誓師大會	135
后	記	143

第一章 学步

一 走下火线

一九四六年，
东北的阳春，
风还带着严寒
拂扫地面。
累累弹痕
布满茫茫雪原。

枕木四散，
铁轨曲曲弯弯。
断了的电杆上
乱绕着电线。
田野静静，
行人车马罕见。

只有他俩，
一身战士打扮，

走在路上，
边走边談：
“雪盖粪堆，
捂不住臭。
篩子罩物，
一眼就透。
层层香粉
遮不住脸丑。

“蔣介石的阴謀，
已經暴露：
把和談当外衣，
屠刀藏在背后，
仗美式装备，
大肆吹牛，
六个月把解放軍
消灭在
白山下，黑水头……
保卫四平街，
正进行战斗，
柳軍呵，柳軍，
咱倆朝北走，
把枪声留在背后……”

柳軍低头走路，
不发一言，
可是雷涛的話，
一串又一串。
雷涛这人，
心像炮筒，
性情像子弹，
話存在肚里，
吃不香，睡不安。

“連队話匣子”，
不是坏名称，
行軍百里，
能使你一身輕松，
連队沒有他，
就变得冷冷清清。
不要认为，
雷涛性情独特，
其实他很普通，
天天能把他遇到，
只要走到战士当中。

今天他噼噼啷啷，

好像喜鵲离窩。
可惜听話的，
只柳軍一个：
“柳軍呵，柳軍，
你一路沉默，
真是一个
不漏粉的面籠，
誠心活活悶死我……”

柳軍拣起一顆铁釘，
遞給雷涛：
“你瞧一瞧，
早有它該多好！
班长的铁鍬，
我沒能修牢，
挖起整壕，
鍬头又要脫掉……”

“得了，得了，
离开戰場，
你不心焦！
真是个大閩女，
时时刻刻

离不开針、綫、剪刀。
快走几步吧，
让前面赶車大伯，
把咱倆捎一捎……”

雷涛急赶，
拉住車轅：
“赶車的大伯，
請拉我們一段！”
老汉收起車鞭，
望望他倆，
从头頂到脚尖：
一个伶俐靚靚，
一个胸闊肩寬。
老汉捋捋胡子，
須上霜花，
洒在胸前，
話還沒說，
脸色不大好看，
只揚鞭催馬，
有些不耐煩。

老汉赶車向南，

不拉軍糧，
便運子彈；
老漢趕車北上，
常常運送傷員。
這倆小伙子，
長得端端正正，
手不傷腳不殘，
為啥走下火綫？

老漢收住車鞭，
冷語冷言：
“你倆向後蹶，
不比向前，
後退容易沖鋒難，
走兩步吧，
鍛煉，鍛煉，
我有我的事，
空車跑得快点……”

老漢說完，
高揚車鞭，
車軛鞭後面，
騰起一溜雪烟……

二 赶車的大伯

一陣隆隆声，
充滿靜靜的雪郊。
从云縫里
窸出两只恶鳥——
敌人的飞机，
偷偷地来了。

哼，飞机么，
在前綫
經常遇到，
它躲躲閃閃
飞得很高，
像見鷹的兔，
如中彈的鳥。
在这里，嘿！
看它摆摆搖搖，
又把尾巴翹。
因为这里，
沒枪又沒炮，
谷場，村落，
民房，小橋……

都成了
它轰炸的目标。

看它一声嚎叫，
翅膀一擦，
子弹噗噗响，
打落鞍骡鬃毛，
骡耳直立，
乱窜乱跳。
拉套的紅馬，
咬咬直叫，
前蹄騰空一丈高。

雷涛跳上車轆，
比猴上树灵便，
比燕点水輕巧。
車輪离地飞跑，
离开了正道，
軋过田壠，
越过险桥，
大伯摔在地上，
雪花沾滿眉毛。

雷涛手抓馬鬃，

胸把馬背緊靠。
紅馬飞跃，
跳越炸彈壕，
前蹄搭上壕沿，
后蹄空吊，
它纵身一跃，
跳过了沟壕，
把雷涛甩掉。

雷涛手拉繩绳，
隨馬一蕩，
又抓住鬃毛，
他在馬背上，
飞跑，飞跑……
直到驟疲馬乏，
直到套乱車倒。
馬吐粗气，
驟身汗水澆，
四眼圓瞪看雷涛。
驟呀，馬呀，
不要看，不要瞧，
这条汉子，
大路小道，

走过千万条，
大小战场
经历过不少……

一道鲜血，
挂在老汉鬓角，
只顾喘气，
胡子一翘一翘，
仇恨的火焰，
在眼里燃烧：
“又一笔血债，
你们可要记着，
蒋介石逃到天涯，
也得向他讨……”

雷涛拾起车鞭：
“大伯，歇歇气，
我赶一段瞧瞧！
大伯别气恼，
临死的鸡伸脖，
要死的狼蹬爪，
蒋介石的寿数，
很快就完了！”

柳軍幫大伯，
把傷口包好，
掏出針綫荷包，
一針一針，
為大伯縫補棉袄。
惹得老漢喜眼瞧：
“你們這樣的兵，
打着燈籠
難以找到。
進門掃院，
進屋把水挑，
田邊能使鋤，
刨糞能使鎬，
針綫拿在手里，
比小媳婦還巧……”

“喔喝，駕，駕！”
雷濤緊甩鞭梢，
把馬趕上正道：
“大伯哪里知道，
全班衣服破了，
他幫着縫，
鞋子破了，

双双是他修好。
人人称他‘大嫂’……”
老汉哈哈大笑。

柳軍白眼一膘：
“話匣子又开了！”
雷涛用个响鞭：
“駕，駕，喔喝！”
这調皮的馬，
又走出正道！”
鞭杆繞了一遭，
鞭梢在馬耳上一扫。

老汉收起笑脸，
半晌默默不言，
說話吞吞吐吐，
像在考虑字眼：
“你倆怎么往北走，
队伍都在向南……”

“哎，大伯呀，
我倆走下火綫，
去当坦克學員，
不用多久，